

增强环保意识：黄忠和史凯利因斯基谈论中美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

黄忠,[1] 史凯利,[2]和李燕妮[3]

[1] 黄忠是亚洲可持续性金融研究所的联合创始人和执行董事、美国最大飞行模拟器和虚拟现实体验平台MaxFlight公司的董事及高级副总裁、先后联合创立了中国上海览汇展示设计有限公司、湾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中国南京禹为知识产权事务所等企业，兼任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奥兰多地区经济发展委员会特别顾问，同时在西方中国史领域重要的学术杂志《近代中国》任职。

[2] 史凯利是全球知名的可持续性金融教育家、作家和实践咨询专家，是全球性教育、咨询与基金管理顾问机构可持续性金融学院的创始人之一。

[3] 燕妮于2020年从卫斯理学院毕业，本科主修艺术史和东亚研究。



在线发布
2021年1月

参考资料
Huang Zhong and Cary Krosinsky, interview by Yanni Li, December 3, 2020. IUCJ 1 (Winter), 19-21.

YL (李燕妮)：在您看来，过去几年内中国和美国在可再生能源投资方面有哪些成功和失败？在这个领域里，两国现在的合作状况如何？

黄忠 (HZ)：中国在太阳能光伏 (PV) 发电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2019年底总装机容量已超过200GW。自2015年超过德国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太阳能发电第一大国。除了光伏以外，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光热能市场。

中国目前的风力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36GW，是排名第二的美国（风力发电装机容量为105GW）的两倍多。中国的水力发电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此外它还有望在2022年超越法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核能发电国，并在四年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目前中国也在全力以赴，力争到2024年基本建成全国性的氢能源基础设施。

在2015年签署《巴黎协定》之后，美国本可以借此机会领导世界并与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展开深层次的合作。但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立即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在其任期内，特朗普不仅放弃了在全球气候行动中的领导地位，而且在创新

和投资方面也落后于中国。

过去几年中美之间在诸多领域鲜有合作。除了特斯拉 (Model 3是目前中国最畅销的电动汽车) 和通用电气可再生能源部门 (GE Renewable Energy) 等私营跨国企业，中美之间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几乎无任何亮点 (GE在中国快速增长的陆上和海上风力发电项目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

CK (凯利)：美国国内实际上在再生能源领域还是有一些动作的，只不过都集中在私营部门或州一级政府。我预计在拜登的领导下，这种情况将会改变，比如提升燃油效率，恢复奥巴马政府的《清洁能源计划》以及其他加快美国气候和能源转型的政策。但是由于国会在这方面的分歧很大，且这种状况还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因此他的很多计划只能通过发布行政命令来解决，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美国一直缺少机会就气候行动的重要性对公众进行系统教育，如果各方能就气候问题达成广泛共识，那就能转化为有效的行动。事实上，正是由于缺乏共识才导致虚假信息的泛滥。所以我们认

为最需要改变的是就气候问题的广泛宣传和教育。

YL (李燕妮) : 近年来,中美双边能源行业的交流受阻,中国的核电产业在国内外的的发展都受掣肘,在能源装备的竞争性技术领域,美国政府也转向了不支持合作的立场。您觉得中国在能源领域如何管控国际政治风险,有效应对美国制裁?

黄忠 (HZ) : 无论美国怎么做,中国都将全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这不仅是因为人民渴望清洁的空气和水,而且还涉及到它自身的能源安全问题。另外,中国本身也从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就核能来说,中国第一座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反应堆(华龙一号)目前在福建省正式并网发电。这标志着中国打破了西方对核电技术的垄断。该消息发布之际,也正值中国宣布到2030年之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逐步减少对燃煤发电的依赖。这些新型三代核反应堆的部署应有助于习近平主席实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中国与西方国家处于基本相当的水平,但相比之下,中国具有政策长期稳定、连贯,市场容量大,创新和执行速度快的优势。

美国将很难在不伤害自身(和世界)利益的情况下通过制裁达到限制中国发展的目的。

CK (凯利) : 中美之间缺乏合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我们希望新一届政府上台后,情况会有所好转,因为这可以帮助打开创新之门,使各方获利。比尔·盖茨等业界领袖主张在核能和其他低碳技术等方面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

数十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安全困境证明了维持基于化石的能源安全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中国不想在控制全球的油气资源方面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但是它仍然希望为其人民提供更好的经济福利和清洁的水与空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应用大部分可以实现本地化,因此受禁运或贸易争端的影响较小。转向清洁、可再生的能源是最合乎逻辑的保障能源安全的政治决策。

YL (李燕妮) : 在气候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创新能为中国和美国带来什么样的经济益处?中国和美国在国际上有着怎样的领导力,中美如何能够合力改善气候变化并共同领导全球创造一个更加绿色的世界?

黄忠 (HZ) : 中国迅速启动可再生能源行业,

主要是为了满足其经济增长对能源的持续需要(如三峡大坝发电项目)。同时它也发现了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积极影响,因此快速成为该领域的主导者。中国的太阳能光伏产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一。政府补贴不仅降低了中国应用太阳能的成本,也降低了世界其他地区应用太阳能光伏的成本。此外,五年前中国还很少提及绿色金融或可持续金融。今年中国已经为大小银行设定了强制性的绿色金融目标。这种积极的国内政策转变最终将“溢出”到其他国家。我相信中国有能力将全球气候危机转化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机遇,但更重要的是,通过驱动这个领域的发展,中国将有机会成为真正的全球领导者并帮助制定全球议程。

我还相信,合作是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和可持续转型等全球性关键问题的唯一可行之路。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但它们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渊源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国家在气候议程上的决定。

理性地看,中国和西方应该在气候变化方面广泛合作:首先,气候变化是每个国家,尤其是两个最大经济体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其次,与其他“国家安全”问题相比,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的敏感性较低。实际上,气候变化是超越任何“国家安全”的“星球安全”问题。第三,全球投资者正在分配更多的资金到气候变化领域。第四,消费者和年轻一代越来越具有“气候意识”,企业也开始将气候和可持续性问题纳入商业发展规划。聪明的公司会将气候变化视为一个巨大的商机。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很难想象中国为什么不想成为全球气候行动的领导者。实际上,它一直在尝试通过“绿化一带一路”等倡议来向全球输出其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议程。它的经济规模也可以通过出口低成本的“绿色产品”使其他国家受益。尽管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出的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使许多人感到惊讶,但我相信,这反映出—个事实:即中国了解领导全球气候行动的重要性以及相应的机遇。

CK (凯利) : 在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的低碳能源转型极大地受益于中国优质廉价的太阳能电池板。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降低了太阳应用的成本,使美国的低碳能源转型更具成本效益(我自己去年就在居住的康涅狄克州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这里的太阳能发电成本将比电网更低)。

这是美国和中国如何共同努力以帮助彼此实现低碳能源转型的一个例子。希望可以在拜登领导下继续加速此类合作。由前国务卿克里等曾致力于

推动中国加入《巴黎协定》的领袖的来负责气候变化和相关的外交合作，会有助于促成双赢局面。

奥巴马政府错失了参与亚投行的机会。谁不能参与某个国际组织，但仍然可以对它施加影响？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希望拜登不会重蹈覆辙，而是转向寻求直接参与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这将有可能促进两国关系向好发展。

YL (李燕妮)：在拜登上台后，中美之间的关系有望进入“竞争并合作”的模式。这种情况下，气候变化、环境与可再生能源领域将会更多成为一个竞争的焦点还是开展合作的领域？气候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成为美国重塑全球领导力的重心？这会如何影响到其关于中国的政策？

黄忠 (HZ)：如今，中美两国在贸易、新冠疫情、华为、南海等问题上几乎没有多少共识。甚至连气候变化都不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几乎完全从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政策议程中消失了，这就排除了两国之间就此合作的可能。

但是，美国和中国不仅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而且还是最大的温室气体 (GHG) 排放国。中美在气候行动上建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实际上，中美合作是解决世界面临的气候危机的唯一途径。Cary和我为此还撰写了《现代中国：通过国际金融合作解决可持续性挑战》一书，希望能有所启示。

就拜登政府而言，他准备将气候行动扩大到环保部门之外，使之纳入从农业部到财政部的整个联邦政府体系中。这是正面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了美国人生活诸多方面的正确态度。

另一方面，中国则已经将气候变化作为可以与欧盟紧密合作的关键领域之一。习近平主席宣布2060年实现碳中和愿景后，欧盟外长约瑟普·博雷尔表示：“如果言行一致，中国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宣言将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里程碑式的转折点。”

不管美国在两党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如何反复，中欧都已经同意在这一领域广泛合作。美国要想保持其全球领导地位，就需要认真思考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长期立场。

CK (凯利)：自我们可持续金融学院于2019年1月在深圳举办的《中国可持续投资的未来》国际论坛以来，中国与许多国家一样在可持续投资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非常希望这种积极变化能持续下去。拜登是一个愿意促成共识的人，而

且他也有压力去做对经济、气候变化和投资有利的事情。近年来华尔街投资不断涌入中国，这也为可持续投资创造了机会，我非常希望美中两国在这个领域进行更广泛的合作。即使是在有争议的领域，我们也需要尽可能地合作，通过建立良好、互信、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双方才有可能最终达成解决问题的共识。我们认为即使在技术、人权和南海等争端领域，双方都有建立安全空间 (safe spaces) 的可能。

我不确定当前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尊重以及由此产生的错误信息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有多深。但文化总是自上往下渗透的。克里的任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19年春季在我的一堂课上，他曾对中美关系断崖式下跌表示愤怒。希望拜登至少在气候变化方面恢复与中国的合作，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我相信这也是克里国务卿的期望。

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去努力实现气候合作。希望美中两国结成伙伴，以帮助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低碳转型。这种积极的转型必将创造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如果您是一名学生，也应该认真思考自己可能扮演的角色。